

攻

媿

集

攻媿集卷二十六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
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
求于下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
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
效驗爲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

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爲災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据正或相苛責以爲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爲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旣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諛蔽欺棄

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鈐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爲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于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

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爲鑒或借秦爲喻
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
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
而言多謂其已甚旣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爲過
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
旣爲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
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于初救
之備至饑饉者旣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
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

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鑒
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
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臣所陳又
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
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爲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
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
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

僅旣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
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
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
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
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
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
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
令裨將出兵撿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
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

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
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
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黠桀之盜
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
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旣拒而不從
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
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
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爲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爲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爲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

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
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爲朱腳
白腳之法者有爲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
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
之吏因得並緣爲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
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
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
旣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容吏
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誠使

他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爲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旣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

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爲
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爲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
有老姦宿猾豫爲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
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
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
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天下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
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

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民輸常賦猶不能給況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廩之不爲不厚而猶以爲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

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
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
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
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
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旣以無用之人_{如虛}
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
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攷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
臣言或有可採卽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
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

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

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紊先後之次綱船
有滯留之費寢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
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
賴乃一切欲以權筦之法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
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旣去而舊
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
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
而補其弊立爲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閭粵于無窮不勝
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

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訟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爲細事在州